

钱穆作品系列



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

(一)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钱穆作品系列



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

(一)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
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. 1 / 钱穆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
新知三联书店, 2009. 12

(钱穆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108-03213-3

I. 中… II. 钱… III. 学术思想—思想史—中国—文集
IV. B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5434 号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
装帧设计 罗 洪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图 字 01-2008-3069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125

字 数 164 千字

印 数 0,001-4,000 册

定 价 22.00 元

序

余少孤失学。民国初元，年十八，即为乡村小学教师。授课之暇，阅读每以报章杂志为先导。犹忆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，须先读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，余即觅其书读之，至形梦寐间。登一楼，满室皆章氏书，并有未刊本。及余任教北京大学，果得章氏未刊文近二十篇，斯梦之验，则已逾二十年矣。梁任公胡适之皆盛推章氏，然于六经皆史一语，均不得其正解。其他章氏独识孤诣，皆少阐述。近代国人涉猎旧籍，胥不以轻心掉之，即此足以为证。尤其是崇洋蔑古，蔚为风气，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。狂论妄议，层出不穷。余就所讥评，一一按其实情，殆无一不是。韩昌黎有言，凡物不得其平则鸣，人之于言也亦然，有不得已者而后言。余之终亦不免于不得已而后言，则亦昌黎所谓不平之鸣也。既薄有撰述，络续付之剞劂。而六十年来，所为散篇论文，未收入专书，尚犹存箱篋者，兹择其有关学术思想之部分，汇为此编。名曰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。自上古迄先秦为上编，秦汉迄唐五代为中编，宋以下迄今为下编。上编又分上下两集。上集迄

春秋,共七篇,十万言。方民国十四、五年,余在无锡第三师范,曾草《易学三书》。一《易原始》,专论《易》卦起源,及其象数。二《易本事》,就《周易》上下经六十四卦,论其本事,而主要则在阐明易起商周之际之一传说。三《易传辨》,专辨十传非孔子作。一二两篇先成,第三篇因事搁置。抗战期间,寓成都北郊赖家园,此稿为白蚁所蚀,每页仅存插架之前面,不及一页之三分之一,已无法补写。吴江沈生,在此稿草创时钞去一副本,今不知尚存天壤间否。本集收《易经研究》一篇,乃其一鳞片爪。此稿则如飞龙之在天,云汉无极,可望而不可得见矣。是亦一可怅惋之事也。

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后钱穆自识于台北

外双溪之素书楼,时年八十有二

目 录

序 1

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 1

中国古代山居考 36

周公与中国文化 92

读《诗经》 108

《西周书》文体辨 162

《易经》研究 181

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 199

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

(一) 溯渊源

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印度，见推为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。此四大文明之发生，则莫非受农业之影响。而此四大区域之农业，群认为皆因河流灌溉之便利而引起。因此中国古代北方之黄河，遂若与埃及之尼罗河，巴比伦之两河，印度之印度河与恒河，在世界人类最早农业文明之产生，有其相似之地位。而夷考其实，则颇不然。

首当注意者，厥为中国北方黄河平原，其所处纬度较高，显然与埃巴印三国有别。此平原之土壤性质，既自有其特点，而此区域之气候与雨量，亦不能与埃巴印三区域相提并论。中国史家，因于误认古代黄河流域之农事，应与埃巴印三区域大体相类，遂疑古代河域，其气候温度，当远较后代为高。又疑此区域中之雨量，亦较后代为富。其实此项推想，殊无坚明之证据。其在未有文字记载之前，真况若何，史料缺乏，

尚难详论。惟就其见于中国古籍之文字材料,综合推考,则实未见中国古代河域,其气候雨量,有与后世甚相违异之迹象。关于此层,已零星散见于本文作者其他著述中,在此不再详引。

此文之注重点,乃在考论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之大概情况,而借以映显出中国古代北方农事之特征。由于指陈出中国古代北方农事之特征,而再映显出中国文化渊源之特征。其所由以异于印巴埃三区域者何在,其影响于中国文化之传统性者又何在,皆可由此窥其一斑。此乃本文微旨所寄,而本文所着眼讨论者,则尽于农作物之一项。其引申推究,则非本文范围所欲论,读者自可循此阐究也。

中国古籍,述及古代农作物,其主要者称五谷,或称九谷。五谷九谷究何指,从来讨论者颇不乏。然多注重于某名之当为某物,专在名实上作考释,而本文作意,则转更着眼于历史时代之演进,自远古迄于先秦,此一经历,实甚遥远。即据文字记载,已达两千年左右之长时期。中国古代农业,在此遥远之历程中,必有几番演进,不当混并一视,此不烦深论而可知者。本文作者,于农事常识,昧无所知,其能力所及,则仅限于根据古代典籍遗文,参之前人对于五谷九谷之讨论成绩,而另从历史上分期推寻之新眼光,加进一时代演进之新观点,而试将若干史料,加以排比调整,而其所发现,则颇有道前人所未道者。至其粗略未能成为定论,则固作者所自承也。

(二)

兹首当论及者，厥为关于中国远古之农事传说，大率皆指山耕，而此项传说，屡见于先秦典籍，实不可谓无可信之价值也。

在中国古史上，有一番洪水之传说，洪水之后，人民大率山居。如孟子云：

当尧之时，水逆行，泛滥于中国，龙蛇居之，民无所定，下者为巢，上者为营窟。

是也。营窟者，赵岐注云：

凿岸而营度之，以为窟穴而处之。

是谓营窟即穴处也。清儒焦循《孟子正义》说之云：

此营窟当是相连为窟穴。

焦氏增释营字为相连义，较之赵注更见明析。在中国古代此种穴居之风，不仅见述于《孟子》，他书如《小戴记·礼运》篇亦云：

昔者先王未有宫室，冬则居营窟，夏则居橧巢。

《易·系辞传》亦云：

上古穴居而野处。

《诗·大雅·公刘》篇亦云：

陶复陶穴。

此皆言古人营窟穴居也。上引三书，与孟子所言复有小异。盖谓古人穴居，由于宫室之制犹未创立，文化犹在草昧之期，而不谓其专由于洪水。今于尧舜时代洪水之实况，以及洪水以前文化之详情，既难详论。然仅就古籍记载，中国古代北方，自尧舜传说时代以后，尚多穴居之风，此自西周诗人，迄于战国学者，所言皆如此，断无不信。即在近代，乘陇海路火车，自河南郑县而西，凭窗外眺，中国古代北方穴居营窟之遗风，尚多遗迹，瞻瞩可见。据今推昔，中国古代北方人之颇尚穴居，其事更可想像得之。即西周时代司空官名之由来，亦可由此推论。盖空即窟穴，即指民居也。

今既指陈古代北方中国人之穴居，而山耕传说，遂易见其连带可信。盖穴居本不在平野，而必在陵阪陂陀，居于是，耕于是，而中国古代北方农业之多属山耕，其事跃然可想矣。故《史记》云：

舜耕历山，渔雷泽。

此明言舜之山耕也。神农氏为中国遥古发明农事传说中之第一人,而神农氏又称烈山氏,烈山者,即焚山而耕也。中国历史上发明农事传说之第二人,神农以外,是为后稷。《国语》之《鲁语》有之曰:

稷勤有谷而山死。

是谓耕于山故死于山。而《吴越春秋》亦云:

尧遭洪水,人民泛滥,逐高而居。尧聘弃,使民山居,随地造区。

山居即营窟穴居也。弃作后稷,使民山居,则弃之教民稼穡,亦必多属山耕可知。今山西省南部有稷山,历古相传为后稷教稼处。余二十余年前旧作《周初地理考》,已详证其地望与传说之可信。则《吴越春秋》虽系晚出书,其言弃之使民山居,与孟子所言,可作互证,殆非全不足凭矣。

言远古之山耕者,又见于《淮南子》,其言曰:

尧之治天下也,……其导万民,水处者渔,山处者木,谷处者牧,陆处者农。泽皋织网,陵阪耕田。

此虽曰陆处者农,而又曰陵阪耕田,是知所谓陆处,即在陵阪,是其所耕即属山田矣。

其实陵阪耕田之风,亦不止古代中国为然。即在近代,此制南北皆有。其尤著者,如陕西四川湖南诸省,山田梯耕,到处可见。然则谓中国古代农业多半属山耕,固非无据凿说矣。

(三)

今既承认中国古代农业之多属于山耕,则请进而推论及于山耕之作物。弃称后稷,此即弃之教民稼穡,以稷为其时之主要农作物之明证也。《左传》有云:

稷,田正也。有烈山氏之子曰柱,为稷。自夏以上祀之。周弃亦为稷,自商以来祀之。

此谓周弃为稷之前,神农氏之后裔已先为稷,其事信否无可论。然循此有可论者,则为中国古代北方之农作物,实以稷为主。故远古之发明农业者,乃及后代之主管农政者,皆得稷称。此非显然而易见乎?中国古代教农督农之官皆称稷,下至春秋时犹然。故《国语》云:

农祥晨正,土乃脉发,先时九日,太史告稷。

若非五谷中以稷为中国古代之主要农作物,何以自古有关农事传说中之大人物,如柱,如弃,皆独称曰稷,而后世农官,亦沿续称稷乎?

惟其中国古代,以稷为农业之主要作物,故稷又得为五谷之总名。许氏《说文》,训稷为五谷之长。又云:稷乃祭祀之粢盛。今试问:何以中国古人,独尊稷为五谷之长乎?又何以独尊稷而奉为祭祀之粢盛乎?此必有义可说。《白虎通》说之云:

五谷众多,不可一一而祭。稷,五谷之长,故祭之也。

此以两事并归一义,谓稷为五谷之长,故古人尊之以为祭品。然则稷又何以独得为五谷之长乎?蔡邕《月令章句》(见《续汉志》引)说其事有云:

稷,秋夏乃熟,历四时,备阴阳,谷之贵者。

又《月令注》云:

稷,五谷之长,首种。

此二说皆晚出,实无当于古人贵稷之真义,殆后人不得其说而姑为之说耳。清儒邵晋涵说之云:

稷为庶民所恒食,厥利孔溥,古者重民食,所由以稷名官,又奉稷而祀之也。

邵氏此说,转较近是。古人所以尊稷,特以稷为主要食品,即无

异谓稷乃古代农作物之主要者也。然古今人说此事,似乎尚有陷于同一之病者,即误认为古代农事初兴,遽然五谷全备,而特于五谷中择稷而尊之。余之此文所欲陈述者,则谓中国古代农事初兴,尚不能五谷遽备,其最先之主要农作物仅为稷,故古人之尊稷,实因稷为当时仅有之农作物。越后五谷渐备,而尊稷之风,则沿袭自古,遵而不改,此所谓大辂之椎轮也。故古人既以之为祭祀之粢盛,又尊之为五谷之长,又常并称社稷,社为土神,稷为谷神,皆其义也。

(四)

中国古代最先农作物,当以稷为主,其义证略如上举,至其次于稷者则当为黍。故古人言农事,又常以黍稷连称。可知黍亦为中国古代主要农作物之一,惟其地位,在最先或犹稍次于稷。《殷书·盘庚》篇有云:

不服田亩,越其罔有黍稷。

若果《盘庚》篇洵为殷代遗存可信之古书,则当殷代盘庚时,其农作物之最主要者,为黍与稷可知。纵谓《盘庚》篇年代非可尽信,然其书必为今存《书经》中较古之书,而中国古人言古代农事,必首及黍稷,则明显无可疑。故仍可由此推断黍稷为中国古代农业较早主要之作物也。

近代殷墟出土甲文,多有求黍、求黍年诸语,则若其时黍之

为物，在农业上之地位，犹更重要于稷。此或由于西土周人较重稷，东土殷人较重黍。或以黍之为品美于稷，（论证详下）农事演进，后来居上，故稷之贵重较在前，因其先种黍之事尚未盛，而黍之贵重较在后，因其较稷为美。或者上述两义，可以会合说之。要之中国古代，当殷代盘庚以下，北方农业，已是黍稷并重，则典籍可证，无足疑者。

自此下及西周，乃至春秋初期，诗人歌咏，凡涉农事，亦常黍稷连言。如《诗·小雅·楚茨》：

我黍与与，我稷翼翼。

《信南山》：

疆场翼翼，黍稷彧彧。

《甫田》：

或耘或耔，黍稷薿薿。

又云：

以介我稷黍，以谷我士女。

《大田》：

以其騂黑,与其黍稷,以享以祀,以介景福。

《出车》:

昔我往矣,黍稷方华。

《周颂·良耜》:

黍稷茂止。

《鲁颂·閟宫》:

黍稷重穆。

《王风·黍离》:

彼黍离离,彼稷之苗。

《唐风·鸛羽》:

王事靡盬,不能蓺黍稷。

皆是。

抑不仅诗人之歌咏为然也。如《晋语》:

黍不为黍，稷不为稷。

《左传》僖五年：

黍稷馨香。

凡此皆西周下及春秋时人，言农事，必连举黍稷之证。然则黍稷之在当时，实为农业上主要之作物，不仅西方然，即东方亦然。不仅周人然，即商人亦然。此皆有典籍明据，无可否认。

其时诗人歌咏，亦有单举黍，不及稷者。如《硕鼠》云：

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。

《黄鸟》云：

无集于栩，无啄我黍。

《下泉》云：

芄芃黍苗，阴雨膏之。

皆是。此或诗人遣辞，因于行文之便。然亦可谓黍之为品，较稷尤贵。故诗人咏农事，或黍稷并称，或专举黍而不及稷，则犹如甲文之多言求黍，不及求稷矣。